

气功修炼秘要



现代家庭消费宝库

李安洲 编著

QI CONG XIU

LIAN MI YAO

山西经济出版社

ISBN 7-5421-1111-1
CIP 数据
CIP 数据
CIP 数据

〔晋〕新登字4号

气功修炼秘要

现代家庭消费宝库

李安纲 编著

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井州北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晋源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5 字数:232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4年8月 第2次印刷

印数:8001—13000册

ISBN 7-80577-422-6

F·422 定价:7.50元

编者的话

人类已进入高科技的时代,社会的经济联系日趋频繁,而人们的感情交流却每况愈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脱节。在物欲横流、充满竞争的现实面前,人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而出现了许多落伍者。他们除了浩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外,便是与自己过不去:忧郁压抑、焦虑不安、扭曲变态。往日的祥和、自在、圆满已不复存在,从而导致心理与生理的多方面障碍。宗教热和气功热的到来,正是人们试图调节心灵与环境之间的差别,而采取的一种途径。

气功不是宗教,但通过一定的技术,可以净化心灵,使烦恼焦虑得以释放,保持心、身的健康状态。因而,气功热愈演愈烈,迄今已有三百余家大功法面世,一亿多人修炼,这自然是件好事,然而,传播功法者多,研究理论者少,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加上好奇和迷信的心理,遂给许多“谋衣食者”造成了滥竽充数的机会。更有甚者,由于对功能的迷信、对神仙的企慕、对金钱的崇拜,使得不少“气功迷”走火入魔、倾家荡产,殊为可怜。究其原因,是人们没有理论知识,不具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抛弃了自家身边的宝贝,却不惜财命去追求别人的糟粕!

魏尧是民国时人,一生好道,精通三教,并经高人指点,身体力行,造诣极高。《一貫天机直讲》是他的精心之作,融儒、释、道、周易八卦、阴阳五行、中医经络为一炉,揭示奥秘,直泄天机,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一套修炼摄养的气功理论,为气功修炼者指点迷津,讲解大道,诸如人们最关心的生命起源、火候、活子午、大小周天、采药炼丹、坎离颠倒、明心见性等。并且精到地讲解了《金刚经》、《阴符经》、《大学》、《中庸》、《百字碑》、《金丹四百字》、《太上经》等,对学人启发甚大。若能潜心研习,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有鉴于当前的气功形势,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瞎听瞎炼,而要知其所以然,明理见性,少走弯路。我们将魏尧的《一貫天机直讲》加以校点整理,并将其中的核心精华介绍给大家,以期心心相印,启发悟性,增长功力,提高层次,从而使气功这一东方瑰宝大放光彩,为人生增添幸福和乐趣,为人类带来和平和圆满。愿大家同证菩提!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气功修炼秘要	(1)
一、论一贯	(1)
二、道天机	(5)
三、说直讲	(12)
四、解西游	(19)
一贯天机直讲	
序一	(27)
序二	(28)
卷首	(29)
卷一	
第一讲 乾坤坎离 天地橐籥 内外虚空 运穀正轴	(31)
第二讲 将欲养性 延命却期 生身受炁 立道奠基	(35)
第三讲 本性妙明 人人具足 谷神不死 返还太极	(40)
第四讲 内养虚无 外生真阳 饶他为主 配合相当	(45)
第五讲 虚极静笃 推情合性 两孔穴法 自通神明	(50)
第六讲 知白守黑 先返混沌 坎离颠倒 双修性命	(58)
卷二	
第七讲 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 一得永得 是谓大人	(63)
第八讲 大学工夫 中庸性理 火候详明 虚安静止	(68)
第九讲 还虚守静 性住气回 九还七返 片刻之间	(77)
太上赤文古洞经解三章	(80)

	吕祖百字碑丹经	(82)
	张祖紫阳金丹四百字	(84)
第十讲	虚中生阳 静极而复 不采而采 要知止足	(92)
卷三		
第十一讲	心印妙经 丹书之祖 不设象言 词明旨远	(99)
第十二讲	天盗人盗 生机杀机 道在自然 静者得之	(112)
	黄帝阴符经	(112)
第十三讲	时子心传 月圆口诀 卯东酉西 午南子北	(127)
卷四		
第十四讲 (修法)	渐法顿法 人元天元 九层循序 一意生身	(133)
第十五讲 (脉线)	督脉在后 任脉在前 直冲横带 上下交连	(139)
第十六讲 (七返九还)	真水真火 七返内交 金木子午 九还外交	(143)
第十七讲 (神精气意)	神与气精 意与身心 三家相见 炼成真金	(146)
第十八讲 (降伏其心)	降伏其心 先除四相 金刚般若 留金去矿	(150)
第十九讲 (正觉)	佛即正觉 惟人自度 有相即非 如电如露	(153)
第二十讲 (坎离颠倒)	乾坤坎离 颠之倒之 先天后天 倒之颠之	(157)
第二十一讲 (尽性至命)	尽性至命 是曰天元 至简至易 最上乘禅	(159)

前言

魏尧，字则之，取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见《论语·泰伯》）之意。四川人，一生好道，精通三教经典，后经高人指点，并参以三教菁华，证以身体力行，所获颇丰，于三教合一之学，造诣尤深。心有所得，不敢自秘，于是召集同道，于甲子年冬至日（即公历1924年12月22日）在北京举办学习班，于三教精华发明无遗，讲之甚详，甘冒泄露天机之险，而拨迷指悟，钩沉发微，以免贻误后人。如此胆识，实为生于乱世，而以普度群生为己任者，方能为之。诚如他所说的：“但生今之世，大义乖而微言绝，实有不容自己者。”（见《直讲·发端》）

他在第十三讲《时子心传、存乎口诀》中说：

现在讲道者，傍门太多，所以须详细讲解。若不深明其理，一遇傍门，即可误入歧途；若已详知，自能明辨之矣。从前师弟授受，全在心心相印，口口相传。师不为之细剖，须弟自行体会，其难多矣。其细微之理，非讲实不易明，而从前皆不甚讲。即如丘祖等七真掌教，亦只讲其大略，不甚详明。我之所以讲之甚详者，因道为大公之物，我汪师亦以普渡为心，所以上继其志。且道不可私，既受此道，应以宏道为己责。譬如吕祖普渡之心，至今未了，所以到处开鸾宣化，至于成道，必须三千八百功行。然若有诚心一念，亦可满愿，不可畏难也。我辈应以利济为心，济一人不如济多数之人；济多数之人，不如济天下之人。能济天下之人，于心方稍尽矣。

观此一段，魏先生办班讲学之旨，可以尽知。

此期学习班，由冬至开始，至翌年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诞辰（即1925年4月30日）结束，共讲课49次，恰合七七之数。其所讲内容，经浙江陈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编印成讲义，名之曰《一贯天机直讲》，略有流传。至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蓬莱定安高恩洪因为避器故都，退隐闲居时，偶然在书肆中，购得《直讲》一书，大加称赏。感于版迹模糊，流传不广，遂对原书加以校正，并慨然出资，付诸刻刷，以广流传，即今看到之《一贯天机直讲》排印本。经过四十余年，华夏大地又兴起气功热潮，而《直讲》恰言三教修持大道以及“性命”之学，对于今日之气功修炼确有指南之益。

名之曰“一贯天机直讲”，可见其所讲之内容与特点有三：一贯，即三教一贯；天机，即不可泄露之秘密；直讲，即直截讲出，不设象言。也就是说，此书将儒、释、道三家之精萃义理参稽比证，找到了“一以贯之”的焦点，并且毫无掩饰地使之呈露在学者面前，简明易知，直下了当，造福于学者多矣。今分别言之。

一、论 一 贯

所谓“一贯”，即是“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之意，亦即“三教一贯”之意。儒、释、道三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三教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在两千

年来的历史上交相辉映,大放光彩。而倡三教合一者,代不乏人。尤其是在隋唐以后,三教融合的趋势越发明显。儒、道两家虽系本土文化,但儒家强调修齐治平,维护封建宗法制度,顺应潮流,因而成了人们信仰的主体,比起道教来说,可谓占尽了风光。道教讲“无为”,而实质是“无不为”,黄巾起义就打过道教的旗帜。黄巾的失败,使道教受到诛连,上层统治者对之存有戒心,不能信任,往往还会加以限制。佛教诚然为舶来文化,其传入中国的时间约略与道教的创立相去不远。但中国古文化中的同化素,也使佛教发生了汉化。佛教也乘机接受了中国的封建宗法思想,大肆宣扬轮回报应、三世因果学说,使信徒日渐增多。道教为了争取统治者的支持和群众的信仰,便极力推销其长生久视、炼养驻颜之术,因而发展起了“内丹”学说。

三教相互依存,在竞争之中迅速发展,但真正实现了三教一贯的宗旨则是隋唐以后。在思想界,魏晋时代所讨论的“本体论”,取代了两汉时代的“宇宙构成论”,随后又由对“本体论”的探讨进入了对“心性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飞跃。佛教各大宗派率先对心性论进行了讨论,并卓有建树,明确标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说”。道教此时也由对外丹的兴趣转入了内丹的修炼,从而在对内丹的研究上颇有发明。儒教则由司马承祯的“坐忘说”开始,再由韩愈、李翱等人的努力,至唐末五代,对心性论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佛教所讲的“佛性”,道教所言的“内丹”,儒教所论的“心性”,说法虽有差别,其实却同一本质,譬如是对同一真理从不同角度的表述。三教既然宗旨不异,有识之士,凡注释本教经典,则多有取自其他宗教的说法。有的甚至出入三教,独标新宗。佛家讲“即心即佛,无心无佛”,道家讲“炼神还虚,粉碎虚空”,儒家的“黄中通理”“允执厥中”等,均言无念无心,以无为本。北宋大家张伯端,少年业儒,中年好道向佛,晚年合一三教,禅道双融,写下了《悟真篇》、《禅宗诗偈》和《青华秘文》等,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后学白玉蟾就说:“丹者心也,心者神也。”以“契道之心”为金丹。南宋末周无住所著《金丹直指》,亦以心性为金丹。到金元之际,由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更是以三教合一为其鲜明特征。他的《金关玉锁诀》就说:“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又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诗中说:“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进入明清时代,理学之盛,内丹诸家亦大有发展。如张三丰自成一系,伍、柳一派,以及陆西星、王常月、刘一明等,虽修法各异,但高唱三教同源,和会理学,则几乎完全一致。《三丰全书·大道论》提出“道源于性本于命”,把道视作“性命之学”,这样便与儒家的“尽性至命”,佛家的“明心见性”渊源一致了。所以又说:“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儒也者,行道济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世者也。”

清代,是古代民族学向大总结的时期。魏尧生当清末,承继三丰内丹派之性命之学,参比三教;加之西方科学东来,浸染已甚,其所著之《一贯天机直讲》,的确是三教一贯的集大成者。不独如此,在卷三第十二讲解释《阴符经》“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时,就引用了科学家的发现:

所谓“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者,人与万物,亦互相为盗,兹举例以明之。譬如近世科学家所说:人与万物,无不藉呼吸而生,而人之所需者养(氧)气。因养气内有酸素,人得酸素,方能生存。而植物与人相反,须炭素方能生存。人吐炭气,而吸养气;植物吐养气,而吸炭气。故人与植物,互相为盗,方能遂其生。

由此可见,所谓“一贯”,不仅指“三教”而已,而是包括所有牵涉到性命之学的学问的。

另外，所谓“一贯”，实是指性命之学的奥妙所在。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自从人类有了思想，人们就开始对自己的周遭环境和自身的意义进行着探讨。直至今日，科学家们仍然对这些问题大感兴趣，比如地球的起源，太阳系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以及人物生命的来去成因等。关于宇宙的起源，科学家的说法很多，其中之一是“爆炸说”。在大约二百亿年前，宇宙中一片虚空，只有一颗体积极小，但却能量极大的球体，有一天突然爆炸，并以极大的离心力向外扩散。轻清上浮的元素无限膨胀而成为虚空，重浊下凝的元素无限膨胀而成为星体，于是就形成了我们的宇宙。照科学家的说法，这宇宙还在无边无际地向外膨胀伸展着。这种说法，实在是中国古人宇宙构成论的翻版。《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也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依照魏尧的解释，便是：

（宇宙）最初为无气，无气而太极。太极本无一物，而有动意，将动未动，即仍虚空也。太极动而生阳，因内之一点。即先天理炁也，至动极而理炁充满太极。动极又须静，静而一生二，为有形之炁，即阴气也。阴阳各占一方，而为两仪；两仪又分为四象。（见卷一第五讲）

两百年前的宇宙，正是无极生出太极之时；至那一颗小球体出现，正是太极动而生阳，即先天真阳或先天一点理炁。这颗球体的爆炸扩散，正是此点理炁弥散充满于太极之中，而生出虚空（天）、实体（地）以及万物。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位始祖神，叫做“盘古”，他是天地万物的始祖，也可以说是宇宙之始祖：

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见《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

这种宇宙生成的说法很妙。“浑沌如鸡子”，即两百年前的小球体，亦即生天地万物的一点理炁。小球体的爆炸，必须有内在因素，古人的形象说法，便是“盘古生其中”。盘古处身于理炁之核心，经过他的作用，而导致天地万物的形成。《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说：

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沔，毛发为草木。

正好说明盘古化生万物，的确非那一点真阳理炁而莫属。所谓“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一则说明了理炁生物之次序，更重要的是说明理炁生成万物，不离万物而主宰万物：一、三、五、七、九五个数字，均为阳数，处于太极、两仪、四象、六合、八卦的中间，数字虽变，而位置都没有变，九即七、七即五、五即三、三即一也。理炁所在之处，即一、三、五、七、九之处，亦即一之处，即太极之中，两仪之中，四象之中，六合之中，八卦之中，亦即万物之中。

根据全息论的说法，天地一宇宙，万物亦各一宇宙，天地有一中，万物亦各有一中。三家修炼，无非都是要后天返先天，小宇宙归为大宇宙，也即小中通大中，所以儒家讲“天人合一”、“黄中通理”，道家讲“抱中守一”等等。《易经·坤文言》所讲的“黄中通理”，照道家

的说法，“黄中”即“中黄神室”，也即“祖窍”、“玄关”，名目很多，但可以理解为人身之“中”，“理”即先天一点理炁，是藏于大宇宙之“中”的；“通”即贯通之意，即以人身之中贯通于宇宙之中，即可得到一点理炁之真阳，如《老子》所说“得其一，万事毕”，而成佛作祖，大功告成。这就是“一贯”之学。魏尧在《直讲》一开始，便详尽地阐述了这一道理，十分精彩，不妨参看。在举出鸡卵的例子来说明后，他讲道：

其实，天地间万物之化生，其象无不同乎大造。皆由一中之空发源，而后从外而附益之。动物之胞胎，植物之种子，无乎不然，可以见造物之神妙矣。修道者，仰观大造，扶之以为法，由四而返二，由二返一，由实而返虚，由后天而返先天，皆于此虚空之中下手，而返乎太极之本来。三教圣人，皆以“中”字代表太极，而形容此虚空之体。太极之体为○，加以理气之丨，则为“中”。中者，虚也，通也，合二“中”字成一“贯”字，古“贯”字，其形如。修道者身内一中，身外一中，合二中而成贯，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而中庸之道得矣。又中者正也，不偏之谓中。凡有形之物，无有不偏而能正者，惟虚空则大中至正而不偏。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于此可以见太极之体矣。（见卷一第一讲）

由此可知，中即虚空，能知中，守中，复归于中，则修道之事毕矣。古人造字，象形会意，大有奥妙，一个“贯”字，即包含着无限天机，耐人寻味。所以说，能得“一贯”之学，即是穷尽“性命”之秘，万勿等闲视之。

再次，所谓“一贯”，又指三教修持入门之手段。人身之太极与宇宙之太极，即小中与大中的合二而一，其一贯之道，必有门户可寻：

《参同契》曰：“乾坤为《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乾，阳也，阳气无形，画一以象之；坤，阴也，阴气有形，画一一以象之。积三画而成乾，乾为天；积六画而为坤，坤为地。三生万物，三字又有终字义，成始成终，故积三画以为卦。乾坤交，而成离坎；天地交，而为日月。乾坤以离坎为用，天地以日月为用。“易”者何物？即日、月是也。道家谓之“丹”，合上日下月而丹字；佛家谓之“明”，亦合左日右月而成明字；儒家谓之“易”，亦合上日下月而成易字。易也，明也，丹也，一也。天地之用，由日月以显之，积其升降往来而成寒暑，分四时。万物之化化生生，皆经四时而程功。（卷一第一讲）

所谓“易”，与道家之“丹”，佛家之“明”，为同一事理，即宇宙运行之规律的不同表述。而乾坤乃为易之门户，乾坤为天地，天地之用又显示在日月上，恰巧儒家“生生之谓易”之“易”字，道家“金丹大道”之“丹”字，包括外来之佛教亦讲“明心见性”、“光明遍照”，其所谓“明”字，在汉字“象形”一法中，均由“日”“月”二字合成。魏尧从训诂学角度来阐明三家奥旨，虽不免牵强，但仍不失其为巧妙，而且十分的当。他继续讲道：

何以名之以“门户”？宇宙肇一室然，乾坤张其门枋，日月从中出入而运用之，其门象如月○日。万物之化生，由于五行；五行之消长，由于日月。一升一降，而昼夜分矣；

一往一来，而寒暑成矣。今日时逢冬至，正日交光之日也。日月南北相交，日上月下，月吸日光，而一阳生。由一阳而二阳，而三阳，盛极就衰；时逢夏至，日月东西相交，日吸月气，而一阴生焉。自一阴、二阴、三阴，阴衰阳复，又逢冬至，而日行一周天矣，需时一年。至月行，则一月一周天。凡此日月之运行，即阴阳二气之消长，有开必先，此其所

以为门户也。……离，外阳而内阴，日也；坎，外阴而内阳，月也。天地位立以后，辟门户，让日月之运行，而成造化，是即为用之说也。

这一段讲述了“乾坤为体，日月为用”在宇宙中的妙用，接着又讲述其在人身中的妙用：

太虚以天地为真胎，日月为真息；日月之升降，即太虚之呼吸也。而吾人身中之呼吸，亦正有似乎太虚，其所出入而锻炼之者，亦为一日一月，亦名之为坎离。所谓坎离，即后天之性命也。吾人身上之乾坤门户，即上下是也。丹道亦指乾为鼎，而坤为炉，以太虚为乾鼎，以太极为坤炉。人身之虚空即太虚，人身之虚窍即太极，故入门九窍，皆为入身之门户，皆太极也。《道德经》之言曰：“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妙即太虚，窍即太极。而观之之法，则在一念不生以观妙，一意不散以观窍。……吾人妙窍，即是玄关；玄关者，天地间至玄至妙之机关也。天地之大虚空，与吾身之小虚空，藉门户而息息相通。

在自然运行之中，日月的一升一降，仿佛是宇宙的呼吸；也正是因为日月的缘故，才体现出宇宙的生机。而人身之呼吸，亦是阴阳二气之作用，与宇宙的日月升降相类似，所以太小虚空，正可借此大小门户而相通：

人身一小天地也，受炁之初，感太虚而赋性，在天成象也；因太极以立命，在地成形也。体质既备，出日入月，以为呼吸。日月运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而阴阳升降，得十三万五千次。人之呼吸，一昼夜亦一万三千五百息。日月推移，一年为一周天；人之呼吸，一日夜为一周天。而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则合于人身之经络骨节。出入之息，且时时与天地太虚通；乾坤坎离，固已备于人身。知门户匡廓之所以为门户匡廓者，而道在其中矣。（同上）

人之呼吸，与宇宙之呼吸频率相合，所以才能息息相通，因此人身全息于宇宙。宇宙的门户匡廓所包裹的是“中”，人身的门户匡廓所包裹的亦是“中”，而宇宙的规律“道”就藏在“中”里，所以说“道在其中”。能于此“门户匡廓”下手，“知门户匡廓之所以为门户匡廓者”，合二中为一，即可谓得道矣。

凡物莫不有中，中者正也，不偏之谓也。有形之物，无有正而不偏者；惟虚空之在物，则无处而不正。大而天地之空谷，小而万物之虚牝，皆中也。而虚中实孕万有，三教圣人莫不言中。太虚之鼎，中也；太极之炉，亦中也。人之中，通乎天地之中，故能盗天地之神气，以为神气；天地万物之中，通乎人之中，故能盗人之神气，而使之有生老病死。人各具一太极，万物亦各具一太极；苟善养之，则人可位天地、育万物，故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故《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同上）

天地、万物与人都有“中”，而相互沟通，所以互盗神气，而有生老病死。若能混去分别，合三中而为一，则万物皆备于我，而与宇宙同其悠久矣。而这下手工夫，却在充当“中”之门户的“日”“月”。恰好三教不但言“中”，而且注重“日”“月”。所以说，“一贯”二字，又指出了三教修道的入手之法。

二、道天机

所谓“天机”者，天之机密也。机与几通，是“动之微”，即物体运动的机密所在。《管子·

七法》房注云：“机者，发内而动外，为近而成远，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见其为之，不知其所以为。”天机即自然运行的动机微妙，是不可泄漏的。《癸辛杂记》载：“叶亦愚右丞，忽梦一老人曰：‘汝前为文昌相，坐漏泄天机遭谪。能悔过，当复职。’”泄漏是要降罪的，所以陆游《醉中草书因戏作此诗》云：“稚子问翁新悟处，欲言直恐泄天机。”天地造化的运行，自有其规律，佛家称之为“禅”，道家名之为“道”，儒家号之为“易”，凡夫俗子是与之无缘的，所以那些先知先觉们才有了事做。《易经·系辞下》云：“知几其神乎！”只有那些神圣仙佛才能“知几”，了悟天机。但所有悟道的人，似乎都有一种愿望，即将这种悟境去传达给别人，所谓传教布道，便是指此。由于作为个体的人其感受之方式千差万别，虽说真谛如月，众生如水，各处之水都能映现一轮明月，但其映现之境界，却是“如饮杯水，冷暖自知”的。因为因缘各异，条件不同，所以谁也无法代替。加上许多境界，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这就是靠悟来证得，语言在这里只是障碍，所谓“张口必错”，“言语道断”，只有“真下了当”，“不容思量”。释迦牟尼佛以正法成道，屡次讲“禅不可说”，但作为一代教祖，以弘教度人为己任，还要住世讲法 49 年。所讲之法，无非是以第二义（世间法）来说第一义（出世间法），难免有“鞭长莫及”之慨，所以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秘密，以致发展起了后世的密乘佛教。只有儒家的始祖孔子，还算比较温和的一位。他虽然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但还会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而且“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只去讲世间法，鼓吹伦常日用，不做神秘之态，显得和蔼可亲。道家的始祖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开始便说：“道可道，非常道。”道能够说出来，就不是永恒之道了，看来道也是不能说的。但既然有了教派，就得给人去说道。神仙是悟了道的，要去度凡夫，就只有让他去知“道”，行“道”，证“道”。可又怕传非其人，于是就多设象言，转弯抹角，颠三倒四，本来很简单明了一句话，却给弄得更加神秘难解了。魏尧在《直讲》卷三第十一讲中说：“旁门外道，皆自误解丹经而出，可知丹书难读矣。”其实，丹书不仅难读，而且害人不浅。故弄玄虚，神秘莫测，所谓“天机不可泄露”等话，无非是要人上钩。等你识了机关，才知道不过尔尔，出了迷宫，方见得花明柳暗，才悟得丹经害人。就连胆敢直泄天机的魏尧，也仍然会“于火候之逐节事条，紊其次第，少隐其义，以便学者自证。”（《直讲·发端》）说“律以向来科仪，固有漏泄天机之嫌”（同上），倒也不无道理，但“以便学者自证”才是关键。也许“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正是一种规律。“踏破铁鞋”是前提，到了山穷水尽“无觅处”的时候，方有“不费工夫”的境界。所有的丹经佛典，都是要你去“踏破铁鞋”，到了截断众流时，自有“天机”现前。魏尧既敢标名“天机”，可见书中定有妙处，下面我们简略分析一下。

说到天机，无非是关于人生的性命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修道成仙的金丹奥旨而已。只要明白了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关于人生性命的天机。吕洞宾说过：“说到生身受气初，莫怪天机都泄尽。”似乎这“生身受气”四字，便包含着无限天机，但一般人还是不明白的，魏尧解释道：

盖人之受气，有先后天之分。成胎之时，所感受之元始祖炁，为父母未生前之事，本来之空性是也；下地之时，所摄入之呼吸之气，为父母生时之事，色身有形命是也。（见《直讲》卷一第四讲）。

人之成胎，是由于父母媾精，两情爱悦，而由肢体快乐，达到精神快乐。快乐到极点，则男女二心便空洞无一物，即快乐亦不自知，遂成真空。因为同类相感的缘故，便能感召来自自然中

的真空——元始祖炁而成胎，而成为本性元神，或称作本来面目；而下生落地的时候，两手劈破鸿蒙，所招摄来的则是后天情识，遂由胎息变为呼吸，而获得支撑有形色身的命宝，即后天元气。待元气一旦用尽，则人之生命亦终结了。（参见《直讲》卷一第二讲）

这里便有了先天与后天之别，先天之性，不知不识；后天之命，有生有死。既有先后天之别，其间定有转变的机关，便是“天机”。能认识“天机”，并且加以把握，由后天返先天，颠倒逆行，自然会返还本来面目。魏尧又讲道：

其在吾人者，当受胎之初，亦只有一点无形之理炁。迨至结胎，而由一炁化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既备，即有生灭，于是生、老、病、苦、死之五者，繁然俱来矣。世间唯有虚空不破；夫既由虚而实，积气成形，而具五行，则必不能无坏，此可断言者也。吾人一小天地也，受炁之初，只有一点，混混沌沌，不识不知。天赋之为性，人受之为命，天性本空，不生不灭者也。自先天变为后天，一炁化生五行，于是性转为情，五行之气化为精神魂魄意之五者，与形身相为表里，形灭即灭。……诚能见此五贼，身心无为，归于太虚，用逆行之造化，而克制之，以水克火，火克土，土克木，木克金，转辗相克，归结于空，不使循顺行之造化，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堕入生死，则返妄为常，克念作圣，长生久视而仙，要非难事，故曰“见之者易”（见《阴符经》）。见者探索阴阳之源，明乎真空之理，识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以保我天赋之性命，自能含宏光大之矣。要唯圣人，及后之学圣者能之。（见《直讲》卷三第十二讲）

观此一段，我们也就自然明白为什么吕洞宾会说“生身受气”四字泄尽了天机，但他也只是点到为止。毕竟还是后生可畏，被魏尧斗胆和盘托出。其实，这先后天之分，生身受气的机理，正是道家内丹学建立的全部依据，当然是不可轻泄的天机了，所以他接着说：

以识神天元神在机，由识神返元神亦在机；违人入善在机，返妄归真亦在机；顺五贼在机，逆五贼亦在机。顺则相生，逆则相克；顺则木生火，由一至万，而成为世界；逆则水克火，由万返一，而归于太空。其于人也，顺生人而逆成仙。……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圣与恶之相去极远，而其始也，要皆无不出于机。善用之，则并天地同流，归根复命，纳人心于天性之中，斯尽主人之道。（同上）

既然已经见机，君子就要“见几而作”（《易经·系辞下》）。“作”字包括得机和盗机两层意思，面要得、要盗，则先须了解“机”的妙用：

《阴符经》重在一机字，而生杀互相倚伏，反复之间，便见造化。天生天杀，道之理者。道本无名，强名曰道，是为导人遵正路也。所谓“正路”，即天地自然之造化。自然造化，无出乎理；天生天杀之理，即是道。生杀有机，在天为时机，在时为气机。（同上）

照此看来，天生天杀，即是道生道杀，理该如此。至于为什么要生生杀杀，魏尧讲得十分清楚：

天之有生有杀，非天为之，实生乎所不得不生，杀乎所不得不杀也。何则？宇宙有限，而万类无穷，有生而无杀，则有盈满之患。天地之气化，将不足营养万类，而天地散矣；有杀而無生，则六合萧条，天地之气机，亦几乎熄矣。故一生一杀，互为乘除，循环无端（同上）。

所谓“生杀”，是一个相对待的概念，无生即无杀，无杀亦无生，杀即是生，生即是杀。既然有

生才有杀,那么无生也自无杀了。人们多乐生而厌杀,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徒增苦恼,原因就在于不明天地生杀之机。魏尧在解《阴符经》“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时说:

人为三才之一,秉天地之气以生,故可夺天地之造化。天发杀机,天地之动也;人之发杀机,人与天地之动也。而杀机中藏有生机,故曰“反覆”。生反即杀,杀反即生,与阴阳穷变同也。有生方有杀,杀在生中;有杀即有生,生亦在杀中也。一生一杀,即是一动一静。阳动阴静,阳动生也,阴静杀也。天道冬至,而一阴来复,生机也,由是而二阳三阳,以至六阳纯乾,则阳极;而到夏至,即一阴来始,杀机也,由是而二阴三阴,以至六阴纯坤,周而复始矣。……人之祸福,亦如天地之造化相同,转辗倚伏,如环之续。故修道者应鉴及于此,欲求长生,先求无生。若着贪生之念,则必死无幸也。盖人之生机死机,间不容发,于一阳来复之时,循逆修之道,虚心采取,炼精化气,则可保其天真;若循顺行之,是摄精生人,欲损伤身,亦可速死;是即一生一杀之机。

这种辩证关系,吕洞宾也早已说过:“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杀生,未死而学死,即长生矣。”的确体现了东方人的智慧。生杀之机是宇宙运行的普遍规律,是成仙还是作凡,关键要看你如何利用其机了:

《契》曰:“思中有害,害里生思。”思在害中,害亦在思中。人身因衣食而劳动,因劳动而得生,而人之生老病死,即在劳动之中,思中有害也;修道者目不视,而耳不听,可谓苦矣,然能延年寿考。当时虽苦,而后日之希望甚长,害中有思也。生杀之机,只在颠倒之间耳(同上)。

能知生杀之机之妙用,而于“颠倒”“反覆”上下功夫,自可得机:

所谓“反覆”,即是转天地生杀之柄,握阴阳消长之权,以人合天,而反覆其机,即能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天与人所发之机相同,而万物化生之机于是定其基矣(同上)。得此机关,而使之颠倒过来,使由先天流向后天的程序,扭转为由后天返回先天的流向,则大功告成,可以成佛作祖了,也即《阴符经》说的:“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魏尧释之曰:

盖必虚心无见,而其机方可见;泯识绝知,而其机乃可知。苟先有见知,则终于不见不知已。是盗机也,君子得之,则可以保命全形,与天地同其寿,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同上)。

如果说,丹经道书所讲,只如我们上述那么简单的话,岂不是人人皆可成仙,个个都能作佛了吗?这又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系辞上》)的自然规律了。人与仙佛是相对为言的,有凡人才有仙佛;无凡人也即无仙佛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紊乱的。佛家,尤其是禅宗,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教人即心是佛,非心非佛,彻底泯去众生与佛陀之间的距离,有无不立,全没分别。这样以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在精神上得到了解脱。而道家却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态度,似乎不大愿意完全泯灭凡夫与仙神之间的差别,但又不能卸掉自己度化众生的责任,于是在候补神仙中分出了哲人与愚夫的等级。哲人可以成仙,而愚夫是无缘的。怎样才能分辨出哲人与否,就看他是否会参得透机关,于是道家在修道炼丹的性命之学中,增添了火候一说,更是天机中的天机了。上面已经讲过,性命之学中,“身受气”已是天机,而“反覆颠倒”更是机中机,这里加上“火候次第”,则是无上天机了。识得机关,用得火候,即可当下成仙作佛,否则非但只能是门外汉,甚且有性命之忧,所以

丹经道书，讲至火候之时，不是紊乱次第，就是故设象言比喻，以扰乱人心，许多人走火入魔，皆因此。而金丹祖师设帐授徒，也多是秘处传以口诀，要弟子自悟。火候之说，是冶铸锻炼的术语，要把握火温的程度，恰到好处，过与不及，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炼铅烧汞关系到性命大事，就更不能不在意了。慧根悟性如吕洞宾，就因火候不当，而导致三次还丹不成；白玉蟾乃张伯端之高足，就因读不通《悟真篇》，不能畅达真旨，把握不住火候，遂有夜半风雷之失。由此可见，火候无论是在外丹学，还是内丹学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谓“火候”，实际上即是时机，无论做人也好，抑或炼丹也好，都应该把握时机，勿失火候。魏尧在讲解《中庸》时说：

孔子称为“时中之圣”，即于时置措合宜，不特进火退符尽得其道，亦能顺时进步，直至末后还虚，皆无过、不及之失，此其所以为“时圣也”。“时”又为防危虑险，道书曰：“火候差之毫厘不结丹！”“时之子，妙在心传；月之圆，存乎口诀。”可见孔子亦讲火候，所以合“时措之宜”也。“过与不及，反乎中庸。”又曰：“君子而时中也。”（见《直讲》卷二第八讲）

这里指出了几个概念，即“时之子”和“月之圆”，均为丹法中机密所在，不可轻传，今分别言之。“时之子”即子时，与午时相对为言。道家修丹，讲究子、午、卯、酉。从时间来说，小而一天中，半夜之时为子，日中之时为午；大而一年之中，冬至之时为子，夏至之时为午。无论一年或是一日，其时均起于子，而终于亥。到亥时，即阴极之际；到子时，即一阳来复之时，而午时则为阳盛一阴生之时。所以说，子时，午时都是宇宙中阴阳互生，藏伏变化的关键时刻。在人身来看，阴跻为子，头顶为午，由子到午，即由督脉上升经六阳时；子、丑、寅、卯、辰、巳；由午到子即由任脉下降为六阴时：午、未、申、酉、戌、亥。入身任督二脉循环运行，仿佛一周天，若能与大宇宙阴阳变化相同步，做到子、午对应，天人合一，则《阴符经》所讲之“盗机”之能事毕矣。然而若执着于冬至、夜半，或者夏至、正午，则又著相而化为后天，其中奥妙，不容毫发。张紫阳《金丹四百字》便说：“夏至不在午，冬至不在子。”因而夜半和正午被称做“死子时”“死午时”。有死必有活，所以有“活子时”“活午时”之说：

活子时，从冬至而来。就一日而论，日阳夜阴，到夜半子时，则阳生，至戌亥则阴极。子时阳初动之时也，丹法之子时，活子时也；夜半之子时，死子时也。身中之生阳，实无定而活动，无论何时，静即阳生，故谓之活。在午时做工，亦能生阳，亦为活子。盖此子时，为我身心两静而生阳之子时，并非一定之子时也，故曰“活子时”。……午时为夏至，活午时即一阴生之时也。就理论而言，午为阴生，活午时属于心。由身到心，心本是离卦，离中为虚。冲动离卦，即一阴方生之时也。阳生有景，初来在皮肉之外；由外而入心，即起知觉。当空虚时为杳冥，阳生即为恍惚，一冲到心，即觉身上之景如酥麻，如阳举，此即活午时也。（见《直讲》卷三第十三讲）

由此可见，活子活午的确不是死子死午。阳气到身，皮肉微跳，即是活子时；一旦心有感觉，知道阳气到身，则已是活午时了，所以丹法说“到子觉午”。子与午相差六时，其实刹那之间即可由于子到午，快如闪电，其间不容转念。道家把阳气称做“药”，炼丹非药不成，而药有嫩、老，俱不能采用。非得要不老不嫩，方能采取为用，此中三昧，便是火候妙用。要想有活子时，必须做还虚功夫，到虚极静笃而成纯坤之象，自会有一阳生而成活子时。但活子时一到，却更须谨慎，方能采用：

譬如一阳来复，由于气机之动，亦即人身子时。从此而采取服食之，即食其时、动其机也。动机即是气机初动之时，斯时有生有杀，反身而诚，杀机亦为生机；顺其人欲，则生机亦为杀机。机动而食其时，自能健其身体，此所谓“时”，即指活子、活午而言。到此有机初动，活子时也；气机畅旺，正子时也；自觉其动，活午时也；继觉其旺，正午时也。因而采取封固，自然万化皆安，得升神化，皆在其中矣。但阳初动时，最要谨慎，此时为杀机；阳回来得之时，方为生机。故机动之时，须入定以锻炼之，使真阳上升而周于全身。倘行动不合法度，中途泄漏，即杀机矣。以火候言之，阳复之时须定，定即杀机也；返还之时须忘，忘即生机也。凡不采之采，不取之取，皆在身心两忘之时，自然而然，转杀机为生机，故曰“颠倒”、曰“反覆”也。（见《直讲》卷三第十二讲）

这里讲到活子活午中亦含有生杀之机，全靠定、忘二字工夫，把握得当，才能采取封固，行颠倒反覆之道。所谓“封固”、“沐浴”等，都是止字工夫，《直讲》卷三第十三讲讲之甚详，可供读者参考：

活子时阳气初复，正子时则阳生已到身中。初生甚微，譬之一点，须养足之，使之长大，方能感到身上。阳极嫩而不到身，不能采取。养之使足，即火候也，须用定功以养之。初做工到身心两静而生阳，为《地雷复》，未到身上，仍须守坤，坤生阳者也。倘稍变而非纯坤，阳即中止而不来。因阳生有时，知根能见之；因见景而动念，揣想阳气之如何，阳即不再来矣。盖初得之气甚微，故不可稍动，必须保守；更进一步，使之长进，所以须用定字工夫。定者，定于一也，以心中之神，定于内外虚空之处。神定于外，完全离身，身更虚空，方能生足阳气。阳气既足，身上有景，觉周身舒适而酥软，此即生足之时也，心甚快乐。到此阳已至足。须用忘字功夫，即定在外之神，亦须忘之。忘者，不采之采，即采取之功夫也。定字即保养之功夫也，因此周身皮肉跳动，如蚕在身上，此时更须忘。然已到酥麻透体，忘不能忘时，即须止火，或起而散步，或略看道书，此即止火而封固之时也，若不止火封固，则此时阳已足极，即可发热化汗，阳气散而化为后天，所以须用止字工夫。此亦最要而不可忽者也。

定、忘、止三字，的确包括了采药炼丹的全过程。但采药炼丹按理说是“有为”的，因为要采要炼，可定、忘、止三字却全无“有为”之意。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只执泥于字面，专事闭息导引，采取烹炼之法，结果不但无丹，甚且有性命之忧，于是反说神仙诳人。所以说“采炼”二字，不知坑害了多少学人！然而，神仙岂是人人做得！老子就曾讲过“无为而无不为”，正是学人自不知识，误了前程。想得丹，就要不想它，不炼它，它自会来；一旦动了念头，它就跑了。正是求之不得，而得之不求。这里边的奥妙，颇具辩证法，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但魏尧要度人，加上“老婆心切”，还是讲了出来：

《悟真篇》曰：“自有天然真火候，不须柴炭及吹嘘。”此中火候，全系自然而然。倘反其自然，则水火不能交，金木不能并，而反为邪伪之道矣。《契》曰：“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伪。”《道德经》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即“无为而无不为”。自心空空洞洞，本无所为，全为太虚鸿蒙之象，而中宫金木水火，自然交并会合。无为而为，身心无为，而神气自然有所为；亦唯身心无为，而神气方能有所为。《悟真篇》曰：“始于有作无人见，及至无为众始知。”在万象无形之中，和合结丹，自然不见。盖无为者身心，有作者神气，唯无为方能有所为。作在神气，人之所不能见者也。（《直讲》卷四第十七讲）

这里指出的“身心”和“神气”两个术语，可以转换成今天的概念，即意识和下意识，也即道家所谓的识神和元神。识神无为，即绝圣弃智，才能使元神慧光遍照，无所不为。所以定、忘、止三字看似与炼丹无关，却实在关系重大，不可等闲。魏尧在《直讲》中屡次提及，语重心长，唯恐学人不悟，比如在卷第二十讲中说道：

所谓采取者，乃不采之采，不取之取。念头不动，身心两忘，方能“美在其中，而畅于四体”矣。如稍有一念一意，则阳气未到即去，已到即化，化者化后天也。阳气到身，温然生春，温而不热，至化则发汗而热，变为后天矣。……学者还虚混沌，为知白守黑；觉知活子活午，即药产神知。既知时至，务须定忘在外，万不可着于心身，此为最要最要者也。阳到时虽身体舒适，犹似绵软，而四体端正，仍如山岳，巍巍不动。及至酥麻透体，欲忘而不能忘，直接发生作用，使我要忘忘不了，此时即须止火矣。其初刻漏武火（定功）也，到定时仍有武火之意；至忘身时，则文火（忘功）也；止工时止火也。到此时已行工一度，可云采到取到，应即起而散步，或微微吟诗，或轻轻读书，万不可继续再做。此为最要而不可忽者也。止火即封固也，不然则阳气发热而走矣。发热发汗为走药，此最忌之事也，阳亢则又化阴，所以有悔也。于此可别为三种工夫，第一武火为采取，第二文火为温养，第三止火为封固。此三种从古上真，最为秘密，而不轻说。余今泄之，幸勿忽也。

这些道理不经先觉传授，不靠自己心领神会，实在是难以认识到的，说是“天机”也是恰当的。所以它的传授方式，只能是以心传心，心心相印，这样也就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诱惑力也就大了些。但讲出来后，明白了道理，倒也不觉得十分难，因而众生皆可成佛做祖的盼头看来还是有的。至于“月之圆”，也是个火候关键。月亮明洁圆满，是光明和美满的象征，因而三教都以月来比喻悟道的境界。但在金丹学中，月亮，尤其是圆月，却是一种比喻天机的景象，魏尧已经透露出个中消息：

丹法取象于月，阳气生足之时，即为月圆之时也。《悟真篇》曰：“八月十五玩蟾辉，正是金精壮盛时。”此时水足金满，乾卦之象，其日为望，纯坤虚体为晦。日月相交，即神气相合也。入混沌而生微阳，譬如初三之月是也；活子时所生之阳，亦即为一弯之新月。阴阳各半，即上、下弦之月是也。上弦之月，下半为阳之半，上半为阴之半。身上积阳气到一半之时，即身上之阴气亦退去一半之时；退去之阴，即上面黑暗的一半是也。阴阳各为半圆相合，则为圆月。丹法中所谓圆月，即半阳半阴相合而成之圆月。是之谓月圆，非如通常全体纯阳为圆月，与望日之月圆有别也。今假定所生一半之阳气为上弦，所退一半之阴气为下弦，上下相合，而为圆月。上弦在身，下弦在心，身心相合，即为月圆。此时金水各半，时逢二八，药苗新嫩，正可采取。……所谓采取者，即是不采之采，不取之取。专用沐浴工夫，一意自然，自能神气相合，金木合并而得丹矣。此修道者，最宜注意者也。

月之圆，竟是阴阳各半之月，上弦为阴，下弦为阳，正是《天地泰》卦，也是乾阳不老不嫩之时，倘若月满之时，已成为老阳而不可用了。所以这“月之圆”，正是火候关键，若无口诀传授，只照十五望日之满月做去，岂不误了火候！差殊毫厘不结丹，如此炼上终生，只会南辕北辙，误人子弟。《悟真篇》谓：“契论经歌讲至真，不将火候著于文。要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丹经道书讲道而不言火候，只有神仙才知道口诀，所以必须心灵福至，遇

到神仙指点，方可成仙得道。《悟真篇》又说：“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师传莫强猜。只为丹经无口诀，教君何处结灵胎！”由此可知，“时之子”“月之圆”，俱是不可漏泄之天机，非得具大慧根者遇见神仙祖师心心印可，传以口诀，否则成丹是无望的。

在《直讲》一书中，魏尧所漏泄的“天机”，在不少。他以要利济众生的缘故，直泄天机，以免贻误后人，这种精神，正是菩萨道所行的“法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

三、说直讲

所谓“直讲”，是相对于“象言”等含糊之词而说的。古人囿于成见，恐遭天谴，不敢漏泄天机，因而遇到关键之处，不是隐而不说，就是搪塞而过。能设象比喻，指桑说槐的，也算是斗胆了。所以丹经道书虽云汗牛充栋，但读之者信其所言，结果终生出不了迷宫；许多人对之茫然，不知何所适从。白玉蟾读《悟真篇》，依之而炼，因为不得要领而出了毛病。多亏作者离之不远，听说后赶快写出了《金丹四百字》送给他，加以指点，方才炼成。可见神仙误人，而丹经无益。

古师设帐授徒，尽管可以耳提面命，得收登堂入室之效，但在传授方法上，的确存在着世袭的毛病，即只要求弟子严修猛炼，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许多弟子但知勤修苦练，而不知何以要如此，也不能去问。作祖师的不是自己也不大明白，就是觉得得之维艰，不愿轻传。要么便是境界之事，只可悟人，难落言诠，所以弟子只能凭缘分，听其自然。有的师长，门生不下千万，多为庸碌之辈，而承其衣钵者不过一二。并非他们都没有悟性，究其原因，是师父没有给他们讲明道理，缺少方法论的指导。因而，所谓的道学，名符其实地成了“大人之学”，为少数权威所垄断。本是劳动人民所发明的学问，被少数人占据且不说，最后反把主人排斥于外，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所有的宗教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再是往昔的口耳相传和结绳记事了，文字、印刷、活字、铅字，以至现在的胶印等，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促使了心灵交通的高速度和高质量的发展，为人类接受更高级的文明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的接受理解力，已使许多的“天机”成为常识，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人们不只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人们的权力。魏尧生当封建君主社会到近代民主社会的过渡阶段，西方科技思想早已引入我国，新的知识结构，要求传道弘法者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方能叫做“随缘度化”。师徒之间的关系，也因之而亲切和融洽，所以普度众生的机会，也就大于往昔了。下面我们来谈一谈魏尧在《直讲》中，所直截讲出的道理。

首先，道家内丹学的主要精髓，不妨以四字来概括，即“抽坎填离”，佛家唯识宗也讲四字“转识成智”，儒家亦说“格物致知”。各家的四字，无非是要格去物欲，而使识神混去，元神主使，转后天而为先天。至于其中原因和依据，则很少有人讲及，没有理论的指导，修道的质量就打了折扣。三教所讲，皆是性命之学，而《直讲》的作者，则紧紧围绕人之性命二字屡次阐明这个道理：

盖男女媾精，感受先天之虚无一炁而始胎；及其下生落地，又感受后天之虚灵一炁而成人。当其十月既满，母腹脐带所通之后天气，贯足胎身，冲动真空。寂然不动之中宫豁然而感此，乃以纯阳感同类之纯阴也。此纯阴之中阴，荡漾空中，既受此感，如